



游純澤

原住民教育的反思

原住民教育再考

Introspection on Aboriginal Education

游純澤 (台北縣汐止市金龍國小校長)

不論在求學與工作的歷程中，總是面對不同的角色，欣賞不同的生命故事；但對於原住民教育理論、原住民教育實務、原住民教育行政等接觸的機會，總是沒有深入研究。90年我遴選到汐止市樟樹國小擔任校長，當時的樟樹國小只有235位原住民學生，這裡雖然是都市地區，但沒有燈紅酒綠的繁華景象，卻有純真無邪且熱愛鄉土的原住民學生，生活的不便，沒有抹煞他們的純真，原住民孩子感人的故事也一串一串地在校園中串聯起來。

93年10月，台北縣教育局成立原住民教育輔導團，聘本人為召集人，使我可以放手一搏，為原住民教育奉獻。

從質疑到澄清

有緣接觸原住民教育工

作，我從未後悔，但是發覺到要做一位台北縣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召集人，不再是佔一個虛榮的職位，而需經得起種種挑戰，這個挑戰一部分可能會來自外在的績效檢定，另一部分則是來自自身良心的考驗，突然感到有些徘徊。

在偶然中聽到一場演講「一個領導者的成長：一個人的成長—從Human[doing]到Human[being]」，其中提到「學習領導就像找到回家的路」，我這時才恍然的釋懷。是啊！在教育工作上摻雜酸甜苦辣的漩渦中，沒有特權也沒有例外，都需要嚴苛的洗禮與挑戰！從原住民教育工作中若能幫助我澄清自己，那麼，不再是質疑我自己是否適合擔任「台北縣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召集人」，而是問我的「台北縣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召集人」角色在哪裡？

也就捫心自問：我稱職嗎？

自我的反思

首先，與原住民的真誠對待。我相信在我與原住民互動時，原住民起初對我會有一些質疑，抱有一份距離的感覺。我以一份真誠的心去與原住民互動，用我的工作熱誠贏得信任。

第二，原住民有權塑造屬於自己的生命。任何人無權要求原住民應如何過生活，因為只有自己才能為自己的生命負責。只是極力的想運用自己的思考改變對方的生活，或許成功的牽引對方往我們期待的方向前進，但不能擔保這方向的最終結果就是美好的。或許我們對原住民的現有困境無法具體明確的提供解決方案，但這不代表我們的原住民政策失敗，但尊重原住民自己選擇自身塑造的生命則是對的。

第三，誠實面對自己的限制。在原住民教育的理論制度規章未必成熟，人力資源與經費投入未臻理想之下，應誠實面對自己的限制。透過在與原住民教育的接觸中，我能有機會去覺察自己的疑惑與盲點，而不斷修煉自己，而且這些限制未必是原住民教育之路一輩子的限制。

在原住民教育的理論
制度規章未必成熟，
人力資源與經費投入
未臻理想之下，應誠
實面對自己的限制。

對於召集人 角色的自我期許 用良師

「用師者王、用徒者亡」，王者必有國師，良師、學者專家、頭目耆老都是我請益的對象，他們可以啓迪智慧，同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不斷徵才，不斷拔擢優秀人才從事原住民教育工作，讓我能虛心向身邊的團員夥伴學習，使我堅信讓自己成長的重要驅力來自良師。

貴於志

原住民教育成效無法一蹴可幾，堅定的犧牲奉獻才能享受原住民教育工作帶來的樂趣，志堅如磐將會志業永固，不畏艱難全力以赴。

富於業

原住民教育事業，是志業而不是職業，從工作中自我滿

足，會是最大的滿足。從原住民學生身上的教育成就得到滿足，從與原住民教育夥伴榮辱與共的奮鬥中得到滿足，從與原住民同胞互動中建立亦師亦友的夥伴關係中得到滿足。融於一

同樣是原住民籍教師，有人對原住民族教育充滿熱誠，竭盡所能犧牲奉獻；有人對族群不願意認同，刻意漠視得好像要逃避自己的原住民身分。原住民籍教師從事原住民教育，應該擁有一份歸屬的態度與自在的心情，才能喚起大眾的良知聲音，讓原住民教育獲得重視。

總結

「別爲了小小成就，忽視了未來挑戰，別爲了眼前挫折，鬆懈了一貫努力目標」，這是我從事原住民教育堅信不移的信念。原住民教育的工作經緯萬端，今天努力的結果，恐怕只能留給以後的人來評斷，問心無愧地在做事，而且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爲孩子的教育著想，就應該無怨無悔去做。◆